

第五編

·49·

民國叢書

第五編

·49·

文學類

宋文學史

遼金元文學史

明文學史

清代文學

柯敦伯著

吴梅著

宋佩韋著

張宗祥著

上海書店

清代文學

張宗祥著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清代文學

張宗祥著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LITERATURE OF TSING DYNASTY

By
CHANG TSUNG SI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B 五八七分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影印

清代文學

一、緒論

凡文學之變遷分爲三種，而世人所謂工拙者不與焉。一，因遞演而變者。例如：西漢變爲東漢，東漢變爲魏晉，魏晉變爲六朝，以次推移，化散爲整，化整爲工，化工爲麗；苟執六朝之文與西漢文並觀，相去之遠奚啻霄壤；自西漢、東漢、魏、晉、六朝，循序誦之，乃正如四時之代謝，不見有推移之跡：此所謂遞演者也。二，因極盛而生反響者。凡物盛則必敝，文學習尚，何獨不然。六朝之敝，至唐初而極，李諤論文體書曰：「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非虛語也。韓昌黎柳柳州起而矯之，救之以質，其勢若逆而實順，於是文學上自漢至六朝遞演之習革，而古文辭之名成立矣。此所謂反響也。三，特立不受拘束者。舉世風靡，凡草皆偃，聰明特達之士，決不隨之而靡；非故立異，兔網不能

弋鴻鵠，嚴霜不能凋松柏，彼自遂其志，全其眞耳。故楚有屈原，漢有王充，此所謂特立獨行之文也。此三例者，幾於一定。

三例既明，請言三習：一、文章之士必以學問爲根據，根據既定，文之發現於外者其氣象亦自不同。然學問之途，千流萬派，既有所偏，遂以成習。劉更生父子深於經，其文淵雅質直；劉知幾深於史，其文議論疊出；柳子厚蘇老泉深於子，其文峭刻恣肆；此學問之習成之也。二、時代變遷，文字隨異，史記字少，敍及三皇；班書字多，僅記一代；昔人斷爲史漢優劣，實亦時代囿之。若必以近世爲劣，往古爲工，則紀事必仿尚書之粤若稽古，編年必仿春秋之春王正月，正如新莽學周公耳，優孟衣冠，精神不寄，有何可取。故時代之習既成，學者但當知此是時代之習，不當因其習以分優劣也。三、自唐以下，文始有派，昌黎雖有矯正輕薄之功，亦實開門戶紛爭之弊。自此之後，不先求文之本源，但先論文之形式：章法如何，句法如何，是否某派，抑或有異：所爭者在此不在彼，於是乎學問荒落，而文章獨立矣。此猶無糧儲，無器械，而名之曰兵，其服裝步伐，望之誠哉似兵矣，能一戰耶？此派別之習最爲誤人者也。予之著此篇也，欲人知文章之變遷及其根本，而瞭然於習慣習弊之間，故先舉其凡如此。

二　清初文學概述

清初文學上承明代;然明代自王陽明治學,歸震川治文,前後七子治詩之後,其薪火之傳,復何如耶?無論王氏之學談性命參禪理,一無實際;歸氏之文囿於鄉里,但工小品,絕無鉅製;七子之詩活剝工部,生吞謫仙,一無自然之趣,就其末流以言,弊更滋甚;卽舍此數子外,復有何人可以相繼耶?是本源之地薄矣。其所以薄者,聰明才智之士,盡爲製藝試帖所牢籠,目文章爲古文雜作,目學問爲雜學外道,故汨沒於代聖立言之八股,翦裁工麗之五言八韻中,而文學遂不可問也迨明之季,遼事日棘,流寇披猖,海內大擾,有識之士知時藝之無用,棄而治學,務求實在,於是士習一變,學問一新,而文學亦以之改絃易轍。其究也未救明季之危亡,適開清代之文運,入清之後,故國之念不絕於心,旣不願食周粟,遂乃潛心殫慮,治學殁世。故其人則明代之遺民,其實則清代文學開國之元勳也。當是時湖廣則有王船山,江浙則有顧亭林黃梨洲,皆高尚其志,不事王侯,而應之者若關中李二曲,太原傅

青主，閻百詩，浙東萬氏兄弟，江西魏氏兄弟。其不安於西山薇蕨者，復有若錢牧齋，吳梅村，侯朝宗；以視明代開國之際，僅有劉誠意，宋學士，高青邱寥寥數人，蓋大有間矣。

述顧亭林黃黎洲王船山

顧炎武初名絳，字寧人，世稱亭林先生，江南崑山人。生明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本世家子，自幼性情耿介，而聰穎絕倫。家中藏書素富，先生因得博覽載籍。鑑於國事日非，乃留心經世之學，遍覽諸史，及明代各朝實錄，先賢遺文，以至天下圖經，公移邸抄之類，凡有關民生利害者，輒記錄之，參以旁證，著天下郡國利病書。未成而國難作。淸師南下，先生抗義失敗。其母王氏絕粒殉國，遺命先生，不仕兩姓。先生眷念故國，觀察東南，知難集事，四十以後，浩然北遊，往還於河北諸邊塞者十餘年。所至載書與俱，遇關河阨塞，輒招老兵退卒田父野老而諮詢之，如有不合，則出書勘對。或於衝要地方從事墾殖。最後，卜居陝西之華陰，以爲：「綰轂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則一出關門，亦有建瓴之勢。」志士心腸，於焉可見。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客死山西曲沃。年七十。著述甚夥，日知錄三十六卷最精，自言：「平

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餘如音學五書天下郡國利病書詩文集亦皆傳世之作。先生自少工文，嘗與同里歸莊——字玄恭，有光之孫——共遊復社，會文講藝。其與徐原一書云：『未登弱冠之年，即與斯文之會，隨[illegible]俊之後塵，步楊班之逸躅，人推月旦，家擅雕龍。』後則益自矜重，告人曰：『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無足觀矣。」僕自一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懸牌於室，以拒來請。中孚為其先妣求傳再三，終已辭之。蓋止為一人一家之事，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則不作也。』（與人書十八。）又曰：『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與人書二十五。）

黃宗羲，字太沖，世稱梨洲先生，浙江餘姚人。生明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父尊素，天啓間為魏閹所害。崇禎即位，先生年十九，入都訟冤，袖長錐擊殺害父獄卒，事得昭雪。歸而折節讀書。時山陰劉宗周講學於蕺山，先生秉遺命從之遊，學大進。國變以後，崎嶇海嶠，屢興義師；又為魯王乞師日本，終無成功。其自述有云：『自北兵南下，懸書購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圍城者一，以謀反告訐者三，絕氣沙墠者一晝夜，其他連染邏哨所及，無歲無之；可謂瀕於十死者矣。』（南雷餘集怪說。）明統既

斷，乃絕意國事，奉母鄉居，從事述作。先生之學，博大精深，全祖望曰：「公以濂洛之統，綜合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之經濟，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自來儒林所未有也。」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遊談。」故受業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書，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凡受先生之教者不墜講學之流弊。其所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及宋元學案之一部，（僅成十七卷。餘爲其子百家與全祖望所續編。）則我國學術史之創作也。明夷待訪錄二十篇，力倡民權，同時如顧亭林輩已極重視之，而影響於晚近思想界者，蓋尤鉅焉。此外經部有易學象數論，孟子師說，春秋日食歷，深衣考，律呂新義等。其授書隨筆乃未全之書，今所見僅傳鈔之本，故或誤爲一卷。書中所述自書籍聚散以至尺寸度量，所載至廣，非一端也。而傳者泥於書之一字，斷爲因閻百詩問尚書而告之者，無乃妄歟？史部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今水經，四明山志，贛州失事，永歷紀年，紹武爭立紀，四明山寨紀，海外慟哭紀，日本乞師紀，舟山興廢，沙定洲紀亂，賜姓始末，汰存錄，歷算有授時歷注，大統歷推法，授時歷假如，回回歷假如，歷代甲子考，勾股圖說，開方命算，割圜八線解，測圜要義

等。其遺文則自南雷文定，凡五集，晚年自删爲南雷文約四十卷。又嘗輯明代文爲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又續輯宋文鑑元文鈔等皆未成。先生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所處之境同也。全祖望議先生「文人之習氣未盡，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留連於枝葉。」亦頗中肯。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世稱船山先生，湖南衡陽人。生明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少負異才，讀書十行俱下。張獻忠陷衡州，士類多污以僞命，不從者投之湘江，先生幾遭不測。旋從桂王，授行人，爲羣小所扼，棄職歸。桂王既敗亡，乃晨夕杜門不復出與社會接近。著書極多，然以僻在偏隅，絕少知者。嘉道間新化鄧顯鶴湘皋始爲編一書目。同治間，湘鄉曾國荃爲刻成七十七種，未刊及已佚者尚不少；其最通行者爲讀通鑑論宋論俟解等，文章堅勁，別具風格。卒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年七十四。

亭林先生與友人論學書曰：「竊歎夫百餘年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然不得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以語人。其答問士，則曰：「行己有恥。」其爲學，則曰：「好古敏求。」……顏子之幾乎聖也，猶曰：「博我以文。」其告哀

公也，明善之功，先之以博學。自曾子而下，篤實無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書言心言性，亦諄諄矣。乃至萬章、公孫丑、陳代、陳臻、周霄、彭更之所問，與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間。……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恆言也。出處、去就、辭受、取與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恆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愚所謂聖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事也。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張宗祥曰：『亭林先生此書實在懲宋學末流，專講性命，妄立門戶，空疏之弊既深，攻訐之習復起；志欲救之以節氣，導之以實學，故一篇之中，反覆諄諷如此。若認為漢學與宋學分道揚鑣之宣言，猶淺見也。而予之錄此書，及兼引黃王諸先生者，就表而論，若與文學無關；實則文學之士非好古多聞不可。倘僅就文求文，此正賊

假衣服，稗販如來耳，遑有生天之望耶？故論清初文學，與其歸功於侯魏諸人純粹文學之士，不如歸功於顧王諸先生碩學之士。此予所以斷清初文學必以諸先生爲元勳，而侯魏反居其次也。」

述侯朝宗魏叔子汪鈍翁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生明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父祖皆爲顯宦，先生以貴介公子負異才，豪邁不羈，有聲士林。其文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著有壯悔堂文集四憶堂詩集。順治十一年卒（一六五四），年僅三十有七。

魏禧，字冰叔，世號叔子，江西寧都人。生明天啓四年（一六二四）。明亡，先生隱居教授。與長兄伯子，弟季子，及彭士望林時益等共居翠微峯，朝夕講貫，肆力古文辭。喜讀史，尤好左氏傳及蘇洵。其爲文主識議，凌厲雄傑，遇忠孝節烈事，則益感慨，摹畫淋漓。年四十，乃出遊，涉江踰淮，至吳越，思益交天下奇士。康熙十七年，徵舉博學鴻儒，以疾辭。後二年（一六八〇），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客次。年五十七。著有文集二十二卷，詩八卷，日錄三卷，左傳經世十卷。兄祥，字善伯，世號伯子，更名際瑞。所著有文集十卷，雜俎五卷。弟禮，字和公。所著有詩文集十六卷。世稱寧都三魏。

汪琬，字苕文，號鈍翁，江蘇長洲人。與魏禧同年生，後禧十年歿。順治中進士，歷官皆有政績。舉康熙十七年博學鴻儒，與修明史。公退，無時不致力於古文，頗有造詣。而性狷急，動見人過。又好詆訶，見文章必摘其瑕疵，故恆不滿人，亦極不滿於人。著有堯峯文集五十卷。

侯魏在清初最為文學之士，聲名籍甚。究其實，侯則自名其集曰壯悔；將刻集，集中文字未脫稿者一夕補綴成之；享年又不及四十，使至五十六十，其可悔之處安可計耶？魏氏文章其同時朋輩已有未享上壽，文未潔淨，且多、諛墓酬應之作，以為可惜者。紀曉嵐有言：「古文一派，自明代僭濫於七子，纖佻於三袁，至啓禎而極敝。國初風氣還淳，一時學者始復講唐宋以來之矩矱，而琬與魏禧侯方域稱為最工。然禧才雜縱橫，未歸於純粹；方域體兼華藻，稍涉於浮誇；惟琬學術既深，軌轍復正，其言大抵原本六經，與二家迥別。其氣體浩瀚，疏通暢達，頗近南宋諸家，蹊逕亦略不同。廬陵南豐固未易言，要之接跡歸唐無愧色也。」此亦未為的當之論。若以三家之文，較之亭林梨洲船山，無論見解不同，即文筆亦有間矣。吾故曰：文學必須先有根據之學也。

附論應酬文之弊病

魏氏之文，論者既有諛墓太多之誚。予則以爲此弊相沿久矣：自唐以來，文學之士專好刻集。集中之文，傳記墓銘，居十四五。凡人一有文名，志在成集，當世富貴者，必攀援請託，以撰其先世之傳誌，意在假此人之集，傳之無窮。無論所載是否眞實，但世間集部則愈多而愈濫矣。不獨事不足傳，且累其文亦不足傳。洛陽伽藍記載趙逸之言曰：『生時中庸之人爾，及其死也，碑文墓誌莫不窮天地之大德，盡生民之能事：爲君共堯舜連衡，爲臣與伊臯等跡。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淸塵，執法之吏，埋輪謝其梗直。』所謂生爲盜跖，死爲夷齊，妄言傷正，華辭損實，在後魏已有此弊，在唐後尤爲通病。噫！安得使文學之士絕筆不爲，以保其文格人品耶？

述錢牧齋

黃顧諸先生既懲明季士習之空疏，侯魏復懲明季文學之猥靡，故一救之以切實，一救之以雄放，此予緒論中所謂反響者也。然當時尙有特出者一人，則錢牧齋是已。牧齋名謙益，字受之，號牧齋，晚又自號蒙叟，江蘇常熟人。生明萬曆十年（一五八二）。登萬曆三十八年進士第。天啓間，以東林黨人被擯。崇禎初，起官至侍郎，與溫體仁周延儒互爭閣臣，落職里居。甲申之變，赴南京與諸大臣議

立君，屬意潞王常淓。馬士英等旣擁戴福王由崧；閹黨阮大鋮又用事；牧齋媚之，上疏頌士英功，又爲大鋮訟冤，因任爲禮部尚書。然終爲馬阮所軋。淸師渡江，牧齋迎降，仕新朝，爲禮部侍郎。未幾，去官，退處林泉，建絳雲樓，庋書萬卷，以著述自遣。康熙三年（一六六四）卒，年八十三。

牧齋天才卓越，學力充實，詩文雄深哀豔，無奇不備；儕輩又居國初諸士先，奉爲一代正宗，嘗之實無愧色。徒以晚節猖披，貽譏士林；且乾隆帝列之貳臣傳中，所著初學有學二集，令行禁燬，流傳旣少，知者遂寡。彼嘗從憨山大師德淸遊，輯有內典文藏一書，凡歷代關於釋教之文，分類輯入，旣有總序，每類前復有小序。（此書久佚，所存者南京圖書館有殘冊數卷；余得其殘目一冊；而南京圖書館目則不知其爲牧齋所輯也。）晚年又著楞嚴蒙鈔。精參內典，於焉可見。然牧齋之爲人，趨功名，富嗜欲，決非佛徒，所得者獨其文法耳。文字得釋典之髓，故能別開生面，獨樹一幟也。（按中國文學六朝別有氣象，亦因佛教大昌之故，詳結論中。）後之學者，皈佛未必能文，工文半好闢佛，不獨佛法難傳，即內典文字之法，亦乏傳人，此牧齋之後，所以竟成絕調也。淸初有文名而入貳臣傳者，牧齋而外，周亮工，櫟園，吳偉業，梅村，其詩文皆傳於世，未若牧齋受厄之酷也。然牧齋以一書生，其詩文所述亦無

政治上重要關係，專制帝王之力毅然禁之，而仍未絕跡，且歷久而彌光，此非文學上有極大之價值，能如是耶？

述清初有關於文學二大事

清初文學，既如上述。當時諸先哲提倡於下，功固偉矣，然尚有二大事與文學至有關連者：則開博學鴻詞科編四庫全書是也。康熙十七年，詔開博學鴻詞科，其意在網羅名宿。卒之清廷所欲羅而致之者皆未預試，而預試者亦半爲博聞廣記之士。所得之士若朱彝尊，汪琬，陳維崧，潘耒等皆名重海內，學傳後世。蓋諸人者亦皆好古取求，博聞強記，如顧黃諸先生。所不逮者，偏工文學耳。清廷既以鴻博爲取士之鉅典，而又搜剔山澤，招徠草莽，以虛名籠之，以清職處之。當時布衣讀書之士有聲譽者，亦皆賜官，召直南書房。如康熙四十一年冬，南巡，駐涿洲，召直隸巡撫李光地詢草澤遺才，光地以何焯薦，詔賜舉人，復賜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命侍讀皇八子，兼武英殿纂修官：即其例也。——何焯字屺瞻，江蘇長洲人，世稱義門先生者也。蓋其時取士之法雖仍爲科舉制藝，而待實學之士則破格錄用。此所以遺老守節之士恥食周粟，不入網羅；而其餘才俊之士，則幾於人盡登庸，入彀中而莫道

珠也。有才名而寃抑不遇者，獨一吳兆騫耳。（兆騫字漢槎，江蘇吳江人。順治中領鄉薦，以科場事中蜚語被斥，徙尙陽堡，在戍所歷二十餘年，納蘭性德徐乾學捐金贖之，得歸。著有秋笳集）由此觀之，鴻博之開雖爲人主羅致人才之術，然其表彰實學之士，以救當世空疏之習，則功亦不小。浸淫至於乾隆，亡國之恨日漸消磨，遺老零落盡矣；又當人主好尙文藻之士，雖亦兩開是科，然相尙以詩賦記誦之學，其末流亦無殊於制藝，此鴻博之所以廢也。

乾隆三十八年，詔各省採進書籍，修四庫全書，乾隆四十七年告成。四庫仿自永樂大典，大典仿自太平御覽，同爲帝王消磨才智之一法。然余獨斷爲有關清初文學極鉅者，蓋御覽剪裁古籍，分類編輯，實無意義。大典分韵輯書，書雖未經割裂，然但有保存古書之功，並無宗旨可言。四庫去取之間，實未盡當，（其弊如改削原書割裂卷數，非清者屏棄無遺不一而足）。然在當時，則固所謂表彰儒術，排斥異端者也。且搜羅海內書籍，進書之家多至百種以上者，皆有獎勵，則藏書者知勉矣。輯及當代學者述作，則著書者知奮矣。雖當時總其成者爲詞章記誦之紀昀，（曉嵐任總纂官。）然總閱官中則有朱珪，分校官中則有戴震王念孫，纂修官中則有姚鼐翁方綱朱筠等，皆碩學博通之士；故全書

部署，秩然有序，一部書目提要，赫然爲目錄學之鉅製也。清既假修書之名，以羅致人才，復因所輯之書，以鼓勵學者，故曰四庫全書與博學鴻詞兩事，實淸初文學有關之事也。自開國至於嘉慶，文學不至衰茫，蓋以此耳。

三 乾隆文學概述

述袁枚　述桐城派　述汪中

乾隆所尚與康熙不同：康熙音韵數理各究其妙，謂爲受明末遺老之薰陶也可；謂爲開清代學術之先路也亦可。乾隆則專尚華辭，獨喜賦頌。且去清初漸遠，文習漸以華麗；使非鴻博之科猶存影響，四庫之輯可振學風，恐清代之文學，至此已搖落無存矣。是時應運而起者，則有袁子才，胡稚威，洪稚存等。而子才尤著。子才名枚，一號簡齋，浙江錢塘人。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乾隆四年進士，散館爲江寧知縣年四十，即致仕，築隨園於南京小倉山麓，賦詩吟詠，逍遙山水，主東南壇坫者且五十年。當世識與不識，皆稱爲才子。其爲文也駢散兼工，以驚才側艷之筆，運流轉橫逸之思；用輕清俊快之語，化陳腐習見之典，獨自成家，一代文豪也。爾時誹議，或因其行止不檢，放浪爲懷，以人品之故，議及文品，豈篤論哉！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餘卷，尺牘詩話以及說部之屬都三十餘種。嘉慶

二年卒（一七九七）年八十二。

稚威名天游，浙江山陰人。生康熙三十五年（一六九六）。少有異才，書無所不窺。工詩文，尤擅駢麗，沈博奧衍，方駕燕許。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科，名冠一時。袁子才與同赴試，亦甚折服曰：「吾於稚威則師之矣。」嘗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琦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誠快論也。著有石笥山房集。

洪亮吉字稚存，一字君直，江蘇陽湖人。生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舉乾隆五十五年進士。著有春秋左傳詁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二卷，弟子職箋識一卷，傳經表二卷，通經表二卷，四史發伏十二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西夏國志十六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卷施閣詩文甲乙集三十二卷，更生齋詩文甲乙集十六卷，詞二卷，外家紀聞二卷，伊犁日記二卷，天山客話二卷，北江詩話六卷，曉讀書齋雜錄八卷。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卒，年六十四。

北江之學，博通淹貫，訓詁音韻皆極有根柢。其於輿地之學，尤為深邃，方之次風先生（天台齊

召南。著有水道提綱三十卷。）實無多讓。而其所爲文章，亦尚駢麗，與稚威子才並驅中原，則當時風尚如此，雖賢者不能不就其範故也。

文體文習既以次漸變，於是有薄之而不爲，有正之思復古，有矯之以立異者，派別因之而分矣。所謂薄之而不爲者，戴震段玉裁王念孫諸人也。震字東原，安徽休寧人。生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其爲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謂：「義理不可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必求之古訓。古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義理明矣。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彼歧訓詁義理而二之，是訓詁非以明義理；而義理不寓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也。」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就孟子字義開示，使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於是作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論性諸篇，以明古聖賢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爲得理之義。其生平所治之學凡分三類：曰小學，曰歷算，曰典章制度，而其歸則爲哲學。所著述者亦不外此數者。其輿地之學，超越前賢，（如水經注注直隸河渠書等）猶其餘事也。卒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年五十五。玉裁字若膺，江蘇金

壻人。生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乾隆時至京師，見東原，師事之。而專從事於小學，成說文解字注三十卷。王念孫序之曰：『千七百年無此作矣。』及其卒也（一八一五），又曰：『若膺死，天下遂無讀書人矣。』誠哉！是言。段氏不獨叔重之功臣，實說文開山之鼻祖也。念孫字懷祖，江蘇高郵人。生乾隆九年（一七四四）。父安國，子引之，三代皆以學術名海內。懷祖幼受業於東原，故其學一宗戴氏，說無依據，不敢妄斷。其校勘之精，記誦之博，立言之確，說義之明，當代推爲經師，後世無可誹議。人以爲惟元和惠氏祖孫父子可以並稱耳。（惠周惕子士奇孫棟。）此一師二弟所成就之學，歷刼不磨。而對於並世所謂文學者，殆若無視。求學問有紹先啓後之功，決不爭文章虛名於一日。此予所謂薄之而不爲者也。

乾隆之際，文既日麗，麗則必靡，靡則救之以實，於是桐城派古文辭乃應運而起。桐城初祖推方望溪氏。望溪名苞，字靈皋，安徽桐城人。生康熙七年（一六六八）。卒乾隆十四年（一七四九）。康熙間，舉進士，歷官至侍郎。當時以理學家自命。其爲文由歸震川以上接歐陽永叔韓退之。雖雅潔清秀而少光燄氣魄。著有望溪集八卷。望溪一傳而爲劉大櫆。大櫆字才甫，亦桐城人。生康熙三十七年

（一六九八）。望溪之文以義法爲重，才甫之文則並古人神氣音節皆欲摹擬之，而實則仍甚怯弱。著有海峯集八卷。才甫一傳而爲姚鼐吳定。鼐字姬傳，亦桐城人，生雍正九年（一七三一）。世父範，與大櫆友善，命鼐受文法於大櫆。然鼐又傳經學於家庭之間，故其爲文，理深於劉氏。其論學之言曰：「說經古今自有眞是非，勿徇時人之好尙。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甚耶？」又與人書曰：「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合與離固非一途。程朱出，多得古人精深之旨；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踐行其言，爲後世所嚮慕。故元明皆以其學取士。自利祿之途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率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所以爲得，斯固數百年來之陋習。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專宗漢學，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蓋是時漢學之習，既成風尙，餖飣破碎以爲古，支離斷爛以爲博，其弊不可以藥。袁枚，紀昀等又以無實之學，輕薄之言，詆訕宋儒。於是顧黃諸

先生之緒將絕，而躬行實踐如李二曲，孫夏峯先生雅尤不多見，故姬傳議論，欲以實在之宋學救其衰也。至專治文學之書，則所編古文辭類纂已盡言之。自來言古文法則者，殆莫詳於姬傳。姬傳既衍方劉之緒，而又年登耄耋（卒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年八十五。）久主東南各大書院講座，相從問業者甚多。歷城周永年書昌復爲之語曰：『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士大夫復相與斅其體，而於是桐城派遂成立焉。鼐所著有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注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集十六卷，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錄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治古文於舉世不爲之時，此予所謂有正之思復古者也。

當是時文學之中特出者無過於汪中。汪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生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卒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其治學宗戴東原，而尤善爲文。文之旨歸，既不喜浮靡之習，更不入桐城之派，堅卓典贍，下無唐宋。著有述學內外篇。若廣陵對，若漢上琴臺銘，皆近世所無之絕作也。此予所謂有矯之以立異者也。自此以降，學日以頹，文日以敝，蓋盛極將衰矣。

清初至乾隆各家略述

自淸初以及乾隆，以上所述，乃其大者。其他碩學能文之士尙難勝數，今略敍之於次：以聰明才辨爭勝，欲以一人之智壓服一世者，蕭山毛奇齡大可也。生明天啓三年（一六二三），卒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大可少爲詩文聲譽甚著。自舉鴻博入京，時方盛言經學，乃亦騖而治經，而性好勝，往往騁其天才，矯立異說，以炫其能；駁難他人，以快其意；惟濟之以縱橫博辨，傲睨一世之文，故亦恆有獨到之處。觀其所著經說，達五十種；辨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二書皆明嘉靖間豐坊僞作。）而成詩傳詩說駁議五卷；辨河圖洛書之僞而成河圖洛書原舛編，太極圖說遺議，此當辨者也。閻若璩著古文尙書疏證，遂作古文尙書寃詞以反之，此不當辨者也。他如上詆宋儒，攻訐顧炎武胡渭，皆好勝之心蔽之也。其後全祖望作蕭山毛氏糾謬以正其非，嘗謂：『大可之才要非流輩所易及，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羽翼儒苑無疑。』蓋公論也。同時合肥李天馥（字湘北，順治進士，歷官至武英殿大學士。）稱：『大可有不可及者三：不挾書冊而下筆有千萬卷，一也；少不避人，中年在道路得怔忪疾，遇疾發，求文者在門，捫腹四應，頃刻付去無誤，二也；讀書務精覈，羣經諸子及諸項屑事皆極其根柢，而貫其枝葉，偶一論及，輒能使漢宋儒者拄口不敢辨，三也。』亦實情也。所著文集多至二百

三十四卷。

稍學勤苦，至老彌篤，則有若慈谿姜宸英西溟。生明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卒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西溟以氣節文章名當時。魏叔子嘗謂『朝宗肆而不醇，堯峯醇而不肆，先生在醇肆之間。』時韙其論。詩亦著名。著有湛園未定稿八卷，葦間詩集十卷。

貫串事理，成一家言，則有若達州唐大陶鑄萬。生明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卒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鑄萬爲學，自身心性命，以達事務條理，莫不原原本本，確然有得。著書九十七篇，名曰潛書。體例類周秦諸子。文章亦精切不泛。魏叔子初見其書，大驚曰『此周秦之書也今猶有此人乎』？潘次耕爲序，有云：『斯編遠追古人，貌離而神合。不名潛書，直名唐子可矣。』梁啓超則謂：『大約王符潛夫論，荀悅申鑒，徐幹中論之亞，在古今著作之林，有相當位置』。可以識其涯略矣。

淡於功名，篤志文學，而爲選文先導者，則有若宜興儲欣同人。生明崇禎四年（一六三一）。卒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欣之文謹潔明暢，體格與桐城爲近。而選文自明茅坤以來，皆意在制義，求合時尚，去法日遠，文習日陋。欣之唐宋十家選文五十一卷出，而選政一變；上革明季之陋，下開

古文辭類纂駢體文鈔之先。儲氏文學雖無大績可載，而此事則實爲選文上一大變遷，不可不紀者也。嘗謂自漢以降，集部日多，既難徧誦；而作者一生得意之文，可以傳後，可以取法，殆亦無幾。與其泛覽，不如選讀。然選文全恃選者之見地學力，苟一不愼，流弊無窮。蓋讀專集雖費時日，尙可深明作者之義理寄託。讀選文而選者不當，則作者之身分反因選而失卻矣。試舉一例：選文之祖爲文選；昭明究尙辭華，不喜質直，故讀文選者，對於自戰國至六朝之文學，其感想皆覺莊重典麗，而無質樸恬逸，奇橫高邁之趣。其實楚文則屈原宋玉之外有莊子在；而漢以後若諸葛忠武之出師表，王羲之之蘭亭集序，陶淵明之歸去來辭閒情賦桃花源記，皆千古不磨之作，後世文士所欲急於一讀者也，文選不之選，則選文者昭明太子故也。自梁之後，此風覺乏嗣響。唐人所選，詩集爲多。至宋而有呂祖謙之古文關鍵，眞德秀之文章正宗，謝疊山之文章軌範。文章軌範之評點，已專爲當時應試人說法，開明代之陋習。茅坤八家文選，雖以文章正宗爲根據，而專論文法，且評論亦不精確。獨儲氏此書雖不及後來之詳盡，而規模粗具，實選文家之圭臬也。選文至重，故特詳論之如此。

得通儒之傳，以博洽宏肆著稱者，則有若吳江潘耒次耕。生順治三年（一六四六）。卒康熙四

十七年（一七〇八）。次耕從亭林學最久，復遊於徐枋，戴笠（均明末遺民）之門，故其學貫穿淹洽，無所不通，發爲文章，樹博無涯矣。著有遂初堂詩文集三十九卷，餘著尚多。

好爲妙遠不測之文，以開後來方姚一派者，則有若桐城戴名世褐夫。褐夫生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卒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褐夫雅負史才，有志自撰明史，而未有成。所著南山集，嘗采明末遺事入文，致遭大忌，卒召文字之禍。篤觀其文，生動清妙，高出方劉，桐城文章實宜奉爲開山之祖。乃姬傳撰述，自才甫海峯以上接熙甫，而未及褐夫，或者有所顧忌而不敢爲歟？

以良史之才，擅文章之能事者，則有若鄞縣全祖望紹衣。紹衣生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卒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始，黃梨洲既以學術倡導於浙東，及門弟子甚衆，而四明萬斯大斯同兄弟實紹其緒：斯大字充宗，傳梨洲之經學；斯同字季野，傳梨洲之史學；紹衣則又衍季野之緒者也。所著鮚埼亭集五十卷，其中所載傳記墓志，大率皆明末遺民，仗節死義，與夫抗志高蹈者。又最善論述學術流派，描寫學者個性。蓋志在表揚正義人道，不徒爲鄉邦文獻之徵也。性極狷介而方嚴，對於僞學者如錢謙益李光地輩，則又直揭其假面具，筆削心誅，凜然古之直史哉！其後會稽章學誠實齋「生

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卒嘉慶六年（一八〇一）。嘗著浙東學術篇，論列梨洲二萬學風與浙西不同之點，在能究心史學；有曰『梨洲黃氏出蕺山劉氏之門，而開萬氏兄弟經史之學；以至全氏祖望輩尚存其意。……世推顧亭林氏爲開國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學。不知同時有梨洲出於浙東，雖與顧氏並峙，而上宗王劉，下開二萬，較之顧氏，源遠而流長矣。……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朱陸異同所以紛綸，則惟騰空言而不切於人事耳。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不特無門戶可持，亦且無以持門戶矣。』觀此則相遞之跡，黯然可尋焉。實齋精究文史，辨章學術，其學風絕似紹衣。所着文史通義八卷，校讎通義三卷，於歷史哲學獨標心悟，雖文字不甚高古，然固著作之文也。

駢儷之文雖盛於乾隆，然清初不乏能者，而宜興陳維崧其年最著。生明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卒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幼承家學，（其父貞慧字定生，明季與侯朝宗及桐城方密之，如皋冒辟疆稱四公子。）擅詩文。時江南大興文會，其年入座，索筆賦詩數十韻立就。時或用六朝俳體作

記序，頃刻千言，鉅麗無比。嘗曰：『吾胸中尚有駢體文千篇，特未暇寫出耳。』後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科。汪若文稱之曰：『唐以前，不敢知。自開寶後，七百年無此等作矣。』所著有湖海樓集五十卷。乾隆間，袁洪諸家外，尚有曲阜孔廣森撝約。『生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卒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少受經於戴東原，專春秋公羊傳，著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以紹漢儒師法。餘著尙多。其儀鄭堂駢體文三卷，雍容華貴，汪容甫讀之，歎爲絕手。然特其餘緒耳。

四　嘉慶文學概述

述阮元焦循　述陽湖派

嘉慶之際，道老凋零盡矣，文學一途，日見衰落；而遺風未息，獨有可述。蓋當時朝廷雖乏宏獎之舉，疆吏尙有羅愛之美。自乾隆間秋帆畢沅（生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卒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江蘇鎮洋人。歷官至湖廣總督。）愛才養士，傾動一世之後，至嘉慶而芸臺阮元（生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卒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繼之。且較畢氏尤爲切實。專延樸學之士，不以浮文相尙。幕府之中，東南名宿盡在其間，不獨輶軒一錄足以表彰人倫，鼓勵士氣也。其十三經校勘記尤爲有功於經術。揅經室文集中輔翼經傳之作亦不在少數。阮氏在儀徵以武世家，而芸臺特起，獨能以文學撐東南之殘局。與之齊名，且屬至戚，相依幕中，切磋商略者，則有甘泉焦循，理堂。生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卒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焦氏之學，最精於易，著有易學三書，易餘篇錄，易話，注易日記，

易廣記等書。其他詩，書禮，春秋，論孟，小學皆有著述。而數理亦復研究至深。文有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彼以一人之力，享五十八年之壽，倦遊之後，村居謝客，絕迹塵市者十餘年，其所成就乃能如此。以視芸臺取精用宏，間藉賓客之力，其難易蓋不可同年而語矣。理堂爲文，最喜柳子厚，習之不倦，以爲唐宋以來一人而已。然讀其遺文，堅卓典雅，頗近汪容甫，其實蓋得力於鄉先生者爲多也。有清一代，廣陵文學，吾必以汪氏焦氏爲其首擘矣。

乾隆之間，治古文者，桐城諸子而外，尙有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子居名敬，生乾隆二十二年（一七五七），卒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皋文名惠言，生乾隆二十六年（一七六一），卒嘉慶七年（一八〇二）。乾隆之末，子居以舉人充官學教習，居京師，與皋文商榷經義，研治古文。未幾，出宰浙贛，銳意撫字。比皋文歿於京師時，子居亦以忤上官罷歸，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不多作者，以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吾當併力爲之。」於是益務爲文，以自壯。著有大雲山房文稿八卷。其論事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其敍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先生自謂：「吾文皆自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北面者。」皋文少爲詞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及壯，爲古

文，效法韓愈歐陽修，而氣體與修為近。著有茗柯文編　卷。兩家之文，風格不同。且皋文深於經，尤精虞氏易，粹然儒者；而子居之學則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其學術又不一途。人以其同為常州人也，則稱之曰陽湖派，以示別於桐城派。其實桐城陽湖皆出海峯（陽湖錢伯坰受業才甫傳授鄉人）皆法唐宋。惟桐城太拘曲，而陽湖較開展，似勝一籌耳。

論輯文選文

嘉慶一朝，最有功於中國文學者，莫過於嘉慶十三年詔開全唐文館。一代之文，有專集者，數傳之後，尚易湮沒；無專集者，雖其著作極關重要，於何依託以傳於後？倘非全輯，明珠良玉見棄於淵中岩下者多矣。然自古以來，全代之文，皆以為繁重而不敢輯。以康熙全盛之時，右文之主，僅輯全唐詩九百卷，全金詩七十四卷，文則尚未暇顧問也。前乎此者，明梅鼎祚為最有功。若西漢文紀二十四卷，東漢文紀三十三卷，三國文紀二十四卷（魏十八卷，蜀二卷，吳四卷。）西晉文紀二十卷，東晉文紀若干卷，（此書久佚，故莫詳其卷數），宋文紀十八卷，南齊文紀十卷，梁文紀十四卷，陳文紀八卷，北齊文紀三卷，後周文紀八卷，隋文紀八卷，皇霸文紀十三卷，釋文紀四十五卷，雖太半依據正史，而以

一人之力所輯之多如此，以視張溥之漢魏六朝一百家集一百十八卷，其難易蓋不同矣。然梅氏所輯者，既皆據經見之書，未嘗潛搜冥討，則一代之文僅得大概，尚未全備。自黃梨洲有明文海之輯，（四庫全書作四百八十二卷。其實有六百卷。蓋四庫因有忌諱之文，删節成四百餘卷也。）所收較廣，而論者或議其體例糅雜，未盡精審；其弟子閻若璩亦以為出其子主一之手，（見潛邱劄記）則亦未為全璧也。全唐文之輯也，一依全唐詩之例。凡關唐文，盡皆羅列，剔岩搜谷，惟恐或遺。存而不斷，最為得體。以帝王之力成此巨編，前無古人矣。庸詎知當時尚有一草茅儒士，力能自全上古輯至六朝，若浙江烏程嚴可均其人耶？嚴氏全書七百六十四卷：全上古三代文十六卷，全秦文一卷，全漢文六十三卷，全後漢文一百六卷，全三國文七十五卷，全晉文一百六十七卷，全宋文六十四卷，全齊文二十六卷，全梁文七十四卷，全陳文十八卷，全後魏文六十卷，全北齊文十卷，全後周文二十四卷，全隋文三十六卷，先唐文一卷。（尚有韻編全文姓氏五卷未刊。）當嘉慶開館編輯唐文之日，嚴氏不預，慨然以成此書。書中作者各附小傳。字句異同，無不校訂。一手寫定，不假人力。唐以前文章成萃於此。噫！盛矣！余嘗以為選文不如輯之為得。蓋選文之權不在撰文之人，而在選者。選者各有見地，各有

宗旨，往往不能盡善。譬如戲鴻堂帖爲香光董氏所鈎勒，不論晉唐名家手跡，尺牘，遂皆各具董意，不若輯文任後之閱者自擇，較爲合宜。此嚴氏之力不可及，而嚴氏之功爲尤不可沒也。可均字景文，生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三），卒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輯文之外，尚有說文長編之作。又訂正石經。所著有鐵橋漫稿十三卷。

同時江蘇陽湖李兆洛申耆生乾隆三十四年（一七六九），卒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於宋學漢學之外，復有唐宋文漢魏文之論。以爲『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體。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變遷，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駁之故，則於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極矣，沿其流而溯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申耆本此旨輯駢體文鈔七十一卷。蓋病當世之爲文者知宗唐宋，而不知宗兩漢故也。夫文之起源，不分駢散；文之歸宿，詎有古今。昌黎變六代之習，始有古文之名；後世若復有變昌黎之習返之六朝者，將名爲今文乎？古文乎？今文，則固宗六朝而任昌黎之前者也。古文，

則昌黎一派又以古文之名自居矣。噫！此余所以有實開門戶紛爭之弊之說也。清至嘉慶，桐城陽湖二派古文之名旣成；而繼之者文體日以萎靡。中耆之爲此說，輯此書，蓋不徒辨文學之本源，實以鍼當時之膏肓，起累代之廢疾也。當舉世風靡之日，旣不隨之以靡，復不以乾隆時駢儷之習爲然，毅然出此，洵有識矣。所著有養一齋集二十卷。

6 述王仲瞿

當是時有異軍突起者一人，則秀水王曇也。曇字仲瞿，一名良士。生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〇）。卒嘉慶二十二年（一八一七）。學博而肆。文奇以僻。通兵家言。習奇遁術。善弓矢，上馬如飛。嘉慶教匪之役起，薦之者獲罪被放；仲瞿亦擯居秋浦之上，慷慨悲歌，鬱鬱以終。據其虎邱山穸宅志云：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西夏書若干卷，讀竺賈華若干卷，洪範五事官人書若干卷，歷代神史若干卷，居今稽古之錄若干卷，隨園金石考若干卷，繙詔集若干卷，魚龍戲傳奇遊蕭皇后十香傳奇若干卷，經解三卷，史論三卷，傳家六法一卷，歸農樂傳奇九齣，玉鉤洞天傳奇四十八齣，萬花緣傳奇四十八齣。獨其詩文集八卷爲錢梅谿陳雲伯兩先生曾序而刊之，即世所傳烟霞萬古樓集是也。其他諸稿皆散佚

不存。仲瞿詩文，或曰得力於秦會之。案秦氏文集，各藏書家目錄未見。獨宋尤氏遂初堂書目有奏議集一種。以秦氏少時之所爲斷之，亦恃才不羈之士，其爲文必有可觀，豈仲瞿先生獨得枕中鴻寶，故文筆之奇特如此耶？要之王氏之文可謂凌烟霞而直上，曠萬古而無儔。雖非正軌，大異凡響，等身著作，僅傳詩文，不獨人嫉其奇，天亦憎其才矣。文學之道，不外三途，曰才，曰學，曰識。學者人力，才者天秉，識者介於天人之間，由學問經驗資秉而成者也。以中人之資，治學不倦，又享大年，雖不學爲文章，其文必傳；此無他，人力既盡，見聞既博，必然之理也。若其下者，所治之學，沾沾記誦之間，不辨綱領，不識蹊徑，摹仿以爲法，粉飾以爲工，此無識之故也。至於絕塵而馳，超軼凡馬，一瞬千里，抉雲而飛，不見鷃雀，風斯在下，所非天秉奇才，詎可至耶？自清初以來，若錢牧齋，若袁子才，差可以語此矣。毛大可好以辨勝人，侯朝宗但得縱橫雄肆之氣，尚有間也。仲瞿之文，瑕瑜互見，讀其集者，皆能辨之。至其天才橫逸，不特辨以驚人，不使氣以凌物，使讀其文者自覺望塵莫及，非得天獨厚者能之耶？以天才論，此爲清代之最矣。前乎此者，錢袁二家，尚守繩墨。後乎此者，定盦龔氏，尚嫌膽小也。（近者張公束先生嗚珂慕鄉先哲之爲文，刻意搜輯，僅得澂黼圖一卷，未刻詩十餘册，曾爲選鈔成卷。後輾轉假人，爲兵燹

所燬。黻黼閣皆迴文詩，其書未全，亦未付印。其餘殘稿一卷，制藝三十餘篇，曾爲刊行。公束亦近世文學之士，其爲詩文皆循循規矩之中。嘗自署曰王仲瞿私淑弟子，使公束及身受業於烟霞萬古樓中，亦正如毛大可之門而有李恕谷塨其人耳。）

嘉慶時各家略述

嘉慶一朝，爲文不宗漢魏，不法唐宋，本之於訓詁，出之於性情，氣和體醇，藹然仁者之言，則嘉興錢儀吉泰吉昆季也。儀吉字衎石，著有衎石齋記事稿十卷，續稿十卷，刻楮集四卷，旋逸小稿兩卷。泰吉字警石，著有海昌學職禾人考，海昌備志，甘泉鄉人詩文稿等。二錢之文，蓋儒家之文也。

意思深刻，議論淵翻；其爲文也，深入顯出，矯捷沉快；其立意也，不落尋常，自闢蹊徑，則涇縣包世臣也。世臣字愼伯，以詞章始，以經濟中，以書法終。著有小倦遊閣文集三十卷，中衢一勺七卷，藝舟雙楫六卷，附錄三卷，管情三義八卷，齊民四術十二卷，說儲三卷。愼伯之文，蓋子家之文也。

五　道光文學概述

自清初至於嘉慶，以學術論，漢多宋少；以文學論，桐城一派在學術上根據於漢宋之間，在文字上專宗唐宋。其他則皆漢魏與唐宋互攻並治。而自乾隆之際，駢儷大盛，且開後來宋四六唐四六之爭，此李申耆駢體文鈔之選所以爲可貴也。然自清初至嘉慶，雖外有回疆之役，內有教匪之禍，而大局固定，時勢不變，故學者所治，皆謹守國故，斷斷於漢學宋學漢魏唐宋之間。至道光之初，遺風流韻，日以衰歇。道光之季，歐力東漸，鴉片一役，喪師失地，時局變矣，環境易矣。知向所爲漢學宋學者，皆中國固有之學，不足以應世界之變。墨守師說者，固惟舊是保；究心時事者，已慨然思變。然其幾尚微，作者至少。且中西文字既未溝通，遠道傳聞，羌非事實。卽有所見，亦正皮毛。然自後觀前，則覺其未明世界大勢，以中國舊日之觀念評判時事，未免可笑；自當日論之，實思想變遷之漸，學術轉移之機也。夫文學既以學術爲根據，學術復以思想爲推移，而思想則又受主宰於環境。以何證之？如佛之談極樂

國土也，必以金沙鋪地，天雨香花爲言。所謂金沙，所謂香花，皆根據非極樂國土之人之心理。究竟極樂國土是否以天雨香花，金沙鋪地爲樂，實未敢必，則知思想之不能超越環境者，一定之理也。以刀劍殺人，不如弓箭之及遠。以弓箭殺人，不如槍礮之及遠。以槍礮殺人，不如綠氣礮之烈。以綠氣礮殺人，不如毒瓦斯之烈。使當世爭戰皆用毒瓦斯，而爲文者猶以刀劍爲殺人至烈之兵器，必無之理矣。故曰文學者隨環境爲變遷者也。此即予緒論中時代之說也。道光之季，環境漸易矣，此所以有魏源其人也。源字默深，湖南邵陽人，生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卒咸豐六年（一八五六）。初治宋學，繼而治漢。所著有書古微十二卷，詩古微二十卷，董子春秋發微七卷，聖武記十四卷，皆尙承乾嘉諸儒之緒。至海國圖志百卷，及以夷攻夷之論，則時代之書矣。其時賀長齡方輯皇朝經世文編，源復襄助成之。蓋魏氏雖未敢公言漢宋之學不可以應當世之務，而其趨嚮浸浸有非明瞭世界大勢不足以圖存之概矣。故其爲文，不法漢魏，不宗唐宋，務在明暢條達。著有清夜齋集二十卷。其選文亦惟注意於有裨時局之作，不以文法爲歸。使默深生於乾嘉之際，固漢學之信徒。若其不然，遲生六七十年，亦戊戌諸君子之儔也。清文至此，蓋將一變矣。

述龔定盦

同時傳漢學者莫若仁和龔自珍。自珍字璱人，號定盦。生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卒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定盦爲金壇段玉裁外孫。年十二，親承外祖之教，即有志於小學訓詁之學。所著有尚書序大義一卷，泰誓答問一卷，尚書馬氏家法一卷，左氏春秋服杜補義一卷，左氏決疣一卷，春秋決事比一卷，西漢君臣稱春秋之義一卷，典客道古錄一卷，奉常道古錄一卷，羽琌山金石墨本記五卷，羽琌山典寶記二卷，鏡苑一卷，漢官拾遺一卷，泉水記一卷，布衣傳一卷，定盦文集三卷，續集四卷，文集補二卷，補編四卷。定盦之爲學，凡訓詁，掌故，輿地，目錄，金石之學，無不精究。定盦之爲文，凡九經七緯諸子百家無不鎔貫。定盦之爲詩，非宋非唐，非漢魏。運縹緲之思，用雄奇之筆，獨往獨來，無可羈絆，當時推爲文雄。然論者以爲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峯，不可褻視；定盦之文如徂徠新甫，相與揖讓俛仰於百里之間。爲此說者，蓋不能掩定盦之奇，又不甘桐城一派因此而輕，故有此似是而非之論。使桐城之文果爲泰山，則定盦之文正當譬諸華岳奇峯峭壁，峻險莫攀，豈徂徠新甫所能喻之？非定盦者獨其子龔橙。孝拱之學，亦宗漢，亦有獨到之處。若以文論，則固定盦不肖之子也。又圓明園

一役，孝拱導之後遂流落海上，鬱悒放浪以死。不獨定盦之文不傳，定盦之嗣亦斬矣。以道光一朝之漢學文章論，舍定盦其誰歸。

述桐城派淵源

是時守桐城師法者，莫若梅曾亮管同二人。曾亮字伯言，江蘇上元人。少好駢儷，後遊姚惜抱之門，始治古文辭。著有柏峴山房文集十六卷駢文二卷。同字異之，亦上元人。與伯言同學於姚氏，皆稱高第弟子。著有因寄軒文集十六卷。桐城派之文，自望溪至梅管凡四傳矣。自梅管而後，桐城之派愈衰愈微，浸以不振矣。予以爲自韓昌黎以來至於梅管，其源可溯，其派至明。今舉其證：昌黎與崔立之書曰：「或出禮部所試詩賦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又答竇秀才書曰：「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歐陽修與張秀才第二書曰：「竊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明古道，欲援今以復古，而翦剔齊整凡今之分殽駁冗者歟。」歸有光與潘子美書曰：「科舉之學，驅一世於利祿之中，而成一番人材世道，其敝已極。士方沒首濡溺於其間，無復知有人

生當爲之事榮辱得喪纏綿縈繫，不可脫解，以至老死而不悟。』方苞儲執禮文稿序曰：『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膴仕者出其所業，衆或棄擲而不陳。』就以上諸家之言證之，則知諸家之所以治文學而名之曰古文辭者，其起原蓋皆痛惡科舉時文之不可爲，思所以矯而正之，若出一轍也。昌黎之爲文也，其言曰：『或問「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又曰：『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以古聖賢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愈之學則見之原道原毀諸文。又其言曰：『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又曰：『漢與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又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

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歐陽修與石推官第一書曰：『修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又其第二書曰：『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永叔之學則見之本論。以此證之，歐陽之於韓，蓋亦步亦趨者也。歸震川學歐陽而稍異矣。望溪之言曰：『震川之文鄉曲應酬者十六七，而又狗請者之意，褻常綴瑣，雖欲大遠於俗言，其道無由。』又曰：『震川之文，於所謂有序者蓋庶幾矣，而有物者則寡焉。又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曾國藩之言曰：『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而王慶麟之書望溪集後，則曰：『知取道之大原，不專主於爲文；而文詣極者，於唐得韓愈氏，於本朝得方苞氏。』由此觀之，桐城之文，上者宗昌黎，中者法永叔，下者師震川。而昌黎以前之文，則皆匪我思存矣。夫昌黎永叔各家之所謂道，離制度名物而無所依附，徒標其名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孔，而最大之表見則在闢佛；而桐城宗之。故桐城之根據實在於文而不在學文之旨歸，則唐宋而止。蓋韓歐發源之始，僅求免於時文之弊，故所詣如此也。然自近論之，則望溪至於梅管已百餘年。自遠論之，上至昌黎，則相傳之久，殆無其比，而文字之間，形式成矣，派別定矣。文既成派，後之

學者，就派以求，紆徐以爲姸，曲折以達意。譬如構屋，其間架尺寸皆有一定，戶牖方向絕無異同，易則易矣，空疎之病日中於人心，摹仿之習，深入於俗見。既有束縛人才之弊，復啓不學無術之途。桐城之末流乃有張裕釗濂亭文集等文字，吁可慨已！桐城文學貫穿淸代，而按其造詣，講學則不及漢學諸家之實在，言文則並無天趣才調之可言。蓋所依憑者有似乎宋學，而實則韓與歐陽之學，去宋學尙有間也。以文爲招，歷年至久，庸有不敝之理耶？

六　咸同文學概述

咸同間之文家，曾氏國藩實爲巨擘。國藩字滌生，湖南湘鄉人。生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卒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以團練湘勇，削平洪楊，爲中興首功。其文雄偉，遠紹昌黎。嘗欲以戴震，段玉裁，錢大昕，王念孫之訓詁，作揚雄班固左傳國策之文章，自言初解文法，由姚姬傳啓之，故極推崇，至列入聖哲畫像。又序述桐城流派，稱爲文章正軌。彼實本非桐城，而託跡於桐城者。（道光之季，梅伯言在京師，爲文壇老宿，一時依附頗衆，公不爲然，亦可見一端。）其著名作品爲各昭忠祠記及殉難諸碑誌。此蓋以當時諸公，率皆同起行間，患難相共，或死事至慘，或中道殂謝。以身總戎機之人，爲死者寫恨，爲生者勸忠，其哀切矣，其情至矣。夫世間所謂至文者，皆至情所發也。情有不至，文雖工而猶爲下乘。故嘗以爲昌黎平淮西碑，不若滌生諸昭忠碑記。淮西碑，昌黎自居於作文之士，執筆大書，頌天子宰相之功烈，文至而情不至。昭忠諸記，情餘於文，文併其情，故爲獨絕。公開府辟屬，垂二十年，

並時羣彥，幾盡羅入戎幕，於戎馬倥偬之際，猶能提倡文學，自是難得。惜乎！其未及爲學術上之提倡耳。

並時，與公上下其議論者，則有巴陵吳敏樹南屏。南屏文字饒有淡遠之神，雅不欲以桐城流派自居，蓋亦矯然能自樹立者。著有柈湖文鈔幕中能文之士推平江李元度次青，湘潭王闓運壬秋，桐城吳汝綸摯甫。次青之文參於全紹衣魏默深之間，所編有國朝先正事略。壬秋則薄唐宋不爲而欲上宗漢魏者也。著湘軍志及湘綺樓集。摯甫則確守其鄉先生義法，而求廣於滌生者也。

附時治經學者，則有德清俞樾蔭甫，戴望子高，儀徵劉毓崧北山，壽曾恭甫父子。治詞章者，則有會稽李慈銘愛伯，趙之謙撝叔。皆能紹述前修，傳之後世。俞氏著述最富，瑕瑜互見。戴氏享年不永（僅三十七）。李氏趙氏意氣未平，以中表而互相攻訐，文人之習未除也。

七　光宣文學概述

咸同以還，國步維艱。迄於光緒，外患日亟，時局之變，一瞬千里，往昔見識論議，多不切於時勢。學士大夫蒿目時艱，發抒讜論，而文習因之大變；其結果則爲戊戌政變之局。迨庚子禍作，國命既岌岌不可終日，革命維新之論勃然並興，風發泉湧，而不可復遏。於時雖有張之洞以方面大臣宏奬風流，吳汝綸以大學總教主持文柄，而時代思潮固已趨嚮有自，曾不稍顧及之矣。其結果則爲辛亥革命之局。故知文字鼓吹之力，亦足以左右世變，而光緒之季實乃文體解放之發動期也。

述康有爲

戊戌之際，新黨之氣甚銳，而康有爲實爲之魁。有爲字廣廈，又字長素，廣東南海人。少孤。年十八，從朱次琦學。次琦字子襄，亦南海人。其學以理學爲體，以經濟爲用，宗程朱而兼採陸王。有爲則獨好陸王。及遊京師，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因思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術以爲之本源。

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既而講學於長興學舍（萬木草堂，）講學於桂林。光緒十五年，以諸生伏闕上書，極陳時局，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書格不達。甲午敗後，又連合公車千餘人上書申前議，亦不得達。會常熟翁同龢爲德宗師傅，方柄用，薦之。德宗以爲賢，遂有變法維新之舉。僅百日而西太后復垂簾聽政，囚德宗於瀛臺。誅殺譚嗣同，劉光第，楊深秀，楊銳，林旭及有爲弟廣仁等六人，所謂戊戌六君子也。有爲與弟子梁啓超出亡海外。有爲爲人主觀極強，治經宗公羊學。著新學僞經考及大同書等。其思力突過古人，具衝鋒摧堅之大勇，實有不可及者。其文亦流動發王，不拘拘於格調，而自有獨到之處，並非策士干進之儔也。然於文字上改革之功，則不及其弟子梁啓超。

述梁啓超

當戊戌維新，康氏既得君甚專，日夜謀所以削太后之黨，建設新政，日不暇給，遑論文字宣傳之力。而啓超則與譚嗣同等各抒其懷抱，著書立說以相鼓吹者也。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年十八，從康有爲遊。乙未七月，有爲創強學會於北京，啓超任書記。明年，汪康年開時務報館於上海，聘

任公專任撰述之役。丁酉，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戊戌九月去國。其去國之前所著文字，尙未明瞭世界大勢，且對於淸室亦未嘗公然言其過失，去國十餘年，至日本，至美國，至夏威夷，至印度，至澳洲，所見異，所聞異，所撰述亦異矣。其言曰：『當乾隆改元，滿洲入中國殆百年矣，民氣既靜，外侮未來，以高宗純皇帝之才，當此千載一時之遇，我國民最有望者，莫彼時若矣。乃高宗不用其才爲我中國開文明政體之先河，乃反用其才爲我中國作專制政體之結局。』又曰：『高宗以操縱羣臣愚弄士民爲生平第一得意事業。六十年中興文字獄以十數：如胡中藻汪景祺等之獄，毛舉細故，株連滿廷。』又曰：『開四庫館，以獎勵僞學。手批綱鑑，以詆諆名節。』又曰：『中國未嘗識字，而卽授之以經。未嘗辨訓，未嘗造句，而卽強之爲文。開藝未及一月，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之語，騰躍於口，洋溢於耳。夫記者明揭之曰：「大道之學，」今乃驟以施之乳臭小兒，何爲也？「明德」二字，漢儒據爾雅，宋賢憑佛典，動數千言，未能懸解。今執負牀之孫而語之，彼烏知其作何狀也。』又曰：『古人之言，卽文也；文，卽言也。自後世語言文字分，始有離言而以文稱者。然必言之能達而後文之能成，有固然矣。今之爲教，未授訓詁，未授文法，闖然使代聖賢立言。朝甫聽講，夕卽操觚。又限其格式，詭其題目，違上犯下

以鈐之，擒釣渡挽以鑿之。意已盡而敷衍之，非三百字以上勿進也。意未盡而桎梏之，自七百字以外勿庸也。百家之書不必讀，懼其用僻書也。當世之務不必講，懼其觸時事也。」又曰『中國以文采名於天下，而教文法之書乃無傳焉。意者古人語言與文字合，如儀禮左傳所載辭令皆出之口而成文者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而傳記亦屢言將命應對之事，蓋學言卽學文也。後世兩事既分，而斯義不講。自魏文帝劉彥和始有論文之作，然率爲工文者說法，非爲學文者問津；故後世恒有讀書萬卷而下筆冗沓鄙俗不足觀者。』綜上所述，則知當時之任公對於中國文學之觀念凡有三點：一，痛恨思想之束縛，而歸罪於乾隆之操縱臣下，愚柔士民。二，痛恨教法之失宜，而歸罪於讀書之不常，制藝之誤人。三，痛恨言文之分離，而歸罪於訓詁之不明，文法之不講。究其所言是否定論，雖任公本人恐亦有思想變遷之日；而所攻之短，所揭之病，則固當時深中肯綮之言也。夫恨束縛思想，則不獨乾隆當攻，漢宋之學亦可以攻矣。望文言合一，則不獨魏文帝劉彥和之論爲不足取，卽漢，魏，唐，宋之文亦不足言矣。揭此論以告全國，庸詎有文習不變之理耶？且彼時所著之文，又多爲政治學術宗教教育西方先哲之遺言、遺行。而行文充裕暢達，略無遺義，此其所以風行海內，遂爲清代古文學改革之

功臣也。（所引梁氏之言，皆見清代所著文內。入民國後所著之文不預。）

同時有文名者則爲譚嗣同。嗣同字復生，湖南瀏陽人。父繼洵，官至湖北巡撫。嗣同天稟英偉，博綜羣籍，而又深闇內典。其學術思想大都見於仁學一書，梁任公嘗目爲思想界之彗星。其他所著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興算學議一卷。未刻者有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其稿皆任公所藏，今任公已亡，不知譚氏遺稿如何矣。戊戌死國時，年三十三。

述嚴復林紓

自雅片戰役以來，國人已知泰西各邦之不可忽視，思進而求其立國之內容。於是譯述西書之業漸興。惟所譯者無非格致書及歷史政法書如泰西新史攬要萬國公法等而已。他若哲學文學之書則尚少注意及之者。自嚴復林紓以古文翻譯哲理文藝之作，而其業乃大盛。

嚴復字幾道，福建侯官人。光緒初，官費派往英國學海軍。歸國後，鑑於我國「風氣漸通，士知弇陋爲恥；西學之事，問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

功利之間；逞肊爲談，不咨其實。」覺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斷斷乎不如是。以英儒赫胥黎所著天演論爲西人新得之學說，又爲作者晚出之書，首先迻譯，以餉國人。作始於光緒丙申（一八九六），出版於戊戌（一八九八）。由是中國學者始知西人於器械精利之外，猶有湛深精闢之哲理思想，可爲吾人取鑒者在焉。復之譯是書也，行文力橅周秦諸子；嘗謂：「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今是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倒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恉，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凡此經營，皆以爲達；爲達卽所以爲信也。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可知其用力之勤矣。後又譯出原富，社會通詮，羣己權界論，羣學肄言，法意等書。復之文章既高，而諸書內容又遠勝彼言之無物，自詡載道之古文，其能博學士大夫之欽仰，豈偶然哉。

林紓字琴南，福建閩縣人。爲古文，規仿桐城。試卽其畏廬文集而讀之，琢句亦頗精卓，而格局偪窄，氣機差澀，殊少當者。然以古文翻譯西方說部，則精采奕奕，自標風味。彼本不諳原文，皆憑人口述

而爲之。然於原書之詼諧風趣，往往有深刻之領會，於此幷力描寫，遂能倍見神采。胡適嘗謂：「古文不曾做過長篇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多百種長篇小說古文裏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琴南能爲古文闢一種新境界，非特可爲介紹西洋近世文學之第一人，實足以開中國古文學應用之新紀錄。我國繙譯文學自六代所爲佛經而外，吾必以嚴氏林氏爲巨子矣。

述王國維

光宣之季，古文之體制格局，雖逐漸解放；至其具透切之見解，識文學之價值，爲澈底的改革論者，則惟王國維而已。國維字靜庵，浙江海寧州人。生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卒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靜庵一生學問，截然分爲兩期：民國以前，則治文學，兼攻哲學。民國以後，則專治國故。其友羅振玉叔蘊嘗序其遺著云：「余交君二十有六年，於君學問之變化，知之爲最深。光緒戊戌，始與君相見於上海。時余年三十有三，君年二十有二，君方治東西文字；旣又治泰西哲學。逮歲丁未，有靜庵文

集之刻。戊申以後，與君同客京師，君又治元明以來通俗文學，時則有曲錄之刻；而宋元戲曲史亦屬稿於此時。然君治哲學，未嘗溺新說而廢舊聞；其治通俗文學，亦未嘗尊俚辭而薄雅故。辛亥之變，君復與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盡棄前學，專治經史。其治國故，新得之富，創獲之多，突過前儒，茲姑不敍。而述其對於文學之見解：靜庵以爲『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則與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與物質，二者孰重？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經營者，後人得一旦而壞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則其遺澤且及於千百世而未沫。故希臘之有鄂謨爾也，意大利之有唐旦也，英吉利之有狹斯丕爾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皆其國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而政治家無與焉。彼等誠與國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國民之所恃以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遺澤，決不能如此廣且遠也。試問我國之大文家，有足以代表全國民之精神，如希臘之鄂謨爾，英之狹斯丕爾，德之格代者乎？我人所不能答也。殆無其人歟？抑有之而我人不能舉其人以實之歟？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說，則我國之文學不如泰西；由後之說，則我國之重文學不如泰西。前說我所不知，至後說則事實較然，無可諱也。我國人對

文學之趣味如此，則於何處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提高文學價值，即其主張改革之根本見解也。又以文學爲美術與哲理同爲滿足慰藉人類知識感情之具。而『美術中以詩歌戲曲小說爲其頂點，以其目的在描寫人生故。』然轉而觀我國『詩歌之方面，則詠史懷古感事贈人之題目，彌滿充塞於詩界；而抒情敍事之作，什伯不能得一。其有美術上之價值者，僅其寫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戲曲小說之純文學亦往往以懲勸爲恉。其有純粹美術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貴，且加貶焉』則直以古今人爲無一得文學之眞解者，眞痛切之言，大膽之論也。

靜庵既知文學之內含爲情感，目的爲描寫人生，故特標舉『自然』爲文章之鵠，而曰：『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嘗『讀元人雜劇而善之，以爲能道人情，狀物態，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後人所不能髣髴也。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元南戲之佳處，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則亦不過一言，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目前；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夫文章既以自然爲貴，則凡一切格律，典故，對偶，浮詞，綺語，足以拘束自然者，皆在排除之列；而造句遣詞，用俗語必遠勝於古語。故靜庵以爲『古代

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劇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所未有也。』又曰：『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賴於此者，實不少也。』此言俗語之體接近自然，勝於古語也。靜庵又曰：『日本人多用雙字；其不能通者，則更以四字表之。中國則習用單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於此。』俗語無單語，其質之勝於古語亦如日本語耳。國人篤舊之見，輒謂古語爾雅，俗語鄙俚。而靜庵則謂『雅俗古今之分，不過時代之差，其間固無界限也。』由是以觀，靜庵所見，與後此十餘年間胡適之陳仲甫輩所倡之文學革命論，不謀而合。惜乎！世無表而出之者。而靜庵亦既引其端而不肯自竟其緒也。（所引靜庵言論，皆係辛亥以前所著者。）

八 清詩概述

清初詩家當以錢牧齋吳梅村爲最。牧齋才力富健，出入李，杜，韓，白，蘇，陸之間，沈鬱而藻麗。高情逸致，流露篇什，允推宗工，固不可以人廢言也。梅村一字駿公，江蘇太倉人。生明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崇禎進士，嘗爲東宮侍讀。明亡，退居鄉里。後爲當局所迫，出仕新朝，爲國子祭酒。康熙十年卒（一六七一）。平生以枉節自恨，臨沒，遺言斂以僧服，墓前樹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足矣。梅村少作大抵才華豔發，吐納風流，有清麗芊眠之致。及遭國變，閱歷興亡，激楚蒼涼，風骨彌爲遒上。其歌行一體，尤爲擅勝，格律本乎四傑，而情韻爲深；敍述類乎香山，而風華爲勝。如永和宮詞圓圓曲等一時傳誦，至謚爲詩史云。他如顧亭林詩有金石氣，吳野人（名嘉紀，江蘇泰州人。著陋軒集四卷。）詩有薑桂氣，偶然落墨，天眞流露，同時名輩皆未能臻此境也。遺民與遺臣之氣味，固有大不相侔者歟。

錢吳而後，則推宋琬施閏章。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閏章字愚山，安徽宣城人。二人雄視南北，有南施北宋之目。琬詩以雄渾磊落勝。閏章詩以溫柔敦厚勝。頡頏施宋之間者，則有朱竹垞。（彝尊號。浙江秀水人。有曝書亭集。）竹垞學最綜博，爲詩兼擅衆體，惟未純耳。至王士禛起，獨標神韻，遂爲一朝盟主。士禛字貽上，號漁洋山人。山東新城人。生明崇禎七年（一六三四）順治進士，累官至刑部尚書康熙五十年卒（一七一一）。漁洋少擢巍科，所至與諸文士唱和，研求旣久，造詣頗深。而一以神韻縹緲爲宗。嘗選唐賢三昧集，不錄李杜一首，而取王右丞獨多，可以見其旨趣所在。然實不免摹擬，故其撏撦趙秋谷詆爲清秀李于鱗；而洪北江亦譏其太講格律，學古人略得其神，而不能遺貌也。秋谷名執信，山東益都人。康熙進士。旋以國恤宴會被放歸，年未三十。自是徜徉林泉踰五十年，年八十三始卒，實乾隆九年也。作談龍錄以攻漁洋。其詩以思路巉刻爲宗，欲以救漁洋一派膚廓之弊也。漁洋所著曰帶經堂集。世又別錄其詩，稱精華錄。

趙翼甌北詩話嘗稱查初白堪以繼梅村之後。初白者名愼行，浙江海寧人。少受詩法於錢澄之。又從黃梨洲遊，梨洲方之爲陸放翁。登康熙癸未進士。聖祖巡幸南海子捕魚，命羣臣賦詩，初白有：

『笠簷蓑袂平生夢，臣本煙波一釣徒』句，聖祖稱善，詔宣煙波釣徒查翰林，由此得遇。其論詩也，謂：『詩之厚，在意不在詞；詩之雄，在氣不在貌；詩之靈，在空不在巧；詩之淡，在脫不在易。』蓋自明人喜摹唐詩，至將亡而積弊深矣，窠臼成矣。故牧齋救之以沈鬱，梅村救之以風華，初白復救之以輕靈也。初白蹤跡所及甚遠，詩篇豐富，匯爲敬業堂集五十卷。

浙西詩人自朱竹垞查初白宗法宋賢，繼之者復有錢塘厲鶚太鴻，仁和杭世駿大宗。而鶚尤精熟宋詩，著有宋詩紀事一百卷。其所爲詩幽深峭潔，截斷衆流。世駿則學步子瞻，並工力絕深。諸人之詩，氣韻大體相似，遂有浙派之名。同時長洲沈德潛歸愚雖倡爲格調之說，有清詩別裁之選，其所爲詩亦相似也。浙派之爲詩，實在矯明之弊。夫明之宗唐，但求詞句之相似，不思情理之難通，可議之處多矣。其下者則鄙險不復成詩，矯之誠是也。然矯之則必自唐入宋矣。宋之爲詩，刻畫清新，乃其本色，顧亦有以豪邁見者。獨是當時法網既密，文字之獄接踵繼興，文學之士，豈敢復矜才氣以取禍？藏鋒斂才以求免戾，外託溫厚和平之旨，實爲隱身躲避之謀，由是詩學日流於膚淺矣。此乾隆三家所以又起而救之以才氣魄力也。

乾隆時，漁洋一派膚廓淺陋之弊既日著，於是沈歸愚倡爲格調之說；袁子才又倡爲性靈之說。子才之詩，才氣縱橫，靈動暢達，自是名家。同時趙翼蔣士銓氣體亦復相類，故並稱三大家。惟子才時有輕佻之處；翼詩間亦有然。士銓則具悽愴激楚之概，較爲別致。洪北江嘗論三人之詩曰：『袁簡齋如通天神狐，醉便露尾。趙雲松如東方正諫，時帶諧謔。蔣心餘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又可識其個性矣。翼字雲松，號甌北，江蘇陽湖人。登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卒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年八十八。著有甌北詩鈔五十三卷。兼好考證之學，有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等書。士銓字心餘，江西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四十九年卒（一七八四）年六十。著忠雅堂詩文集三十九卷。

三家之詩，雖以才著，然實未能出宋人之範。能宗唐人而具機抒者，惟黃仲則一人耳。仲則名景仁，江蘇武進人。與洪亮吉同受業於昭文邵齊燾。專工於詩，刻意苦吟，年未三十，鬚髮皓然。著有兩當軒集。卒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年才三十五也。其爲詩也，初學宋人，後宗李白，成就不減青邱，當時推爲第一。自此之後，以詩名者咸推王仲瞿與大興舒位鐵雲，昭文孫源湘子瀟三君，而仲瞿尤雄健奇肆。

咸同之際，王壬秋號稱詩宗。值時喪亂，生人憔悴，而湘綺樓集中十九爲擬古篇章，其憂時傷感之什，反絕少見詩人之性情固如是其淡漠耶？降及光緒，作者競法宋賢，而乃力摹江西詩派，又好雕琢，是皆傳李于鱗之衣缽，徒現而貌，而窒煞性靈者也。能矯然特立者僅一黃公度耳。公度名遵憲，廣東嘉應人生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卒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少好爲詩，卽能獨出心裁：嘗斥『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而主張『我手寫我口。』以爲『卽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旣卜仕，歷官日本英美各國參贊公使。見聞旣廣，思想更新，詩材益富。凡有詠歌，類以新思想運新詩材，遂能獨闢蹊徑。所著有人鏡廬詩鈔十一卷。自云『人各有面目，正不必與古人相同。吾欲以古文家抑揚變化之法作古詩，取騷選樂府歌行之神理入近體詩。其取材以羣經三史諸子百家及許鄭諸注爲詞賦家不常用者；其述事以官書會典方言俗諺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擧吾耳目所親歷者皆筆而書之：要不失爲以我之手寫我之口。』此公度最確當之自白也。其宗唐者則有康長素。長素雅好杜甫，其律體流轉自如，空靈動盪，而不虛怯。戊戌以後，漫遊世界，觸景生情，一以詩發之；其

放歌長古，浩瀚淊渤，純任才氣，肆而能檢，放而不佚，誠足雄視一世矣。夫才力雄健，黃不如康，標新穎異，康不如黃，並駕齊驅，馳騁壇坫，晚清詩界得此二美，洵足放一異彩矣。夫詩之爲物，陶寫性情，寄託懷抱。人之性情，萬有不齊。人之懷抱，後先互異。隨感而發，天地間最純粹最自然之心聲也。自唐以前，本無拘束，童謠擊壤，盡是至文，漁唱樵歌，皆含天趣。唐代以此取士，於是操觚者多矣，於是詩道亦日漸陵夷矣。蓋東齊女之腰，廣楚宮之袖，腰誠細矣，袖誠長矣，究之亂頭粗服，仍是西施，抹粉塗脂，終爲嫫母。在上者何必以此桎梏天下之士。爲士者何必以此自窒其性靈耶？清之初，雖不以詩取士，而鴻博一科亦尙詩賦，南巡數次，獻詩者亦蒙優奬，此所以學詩者多，而詩亦互相仿效以成派別也。噫！不爲名利所驅，不爲時尙所動，淵明生於華靡之時，工部自作有韻之史，此其所以曠千古而無其匹也。

九　清詞概述（附戲曲）

清初詩人，類善倚聲。如吳梅村之流麗穩貼，毛大可之準繩樂律，孫豹人（名枝蔚陝西三原人）之激壯高亢，宋玉叔多商羽之音，王漁洋有冠帶之概，皆其可取者。而朱竹垞陳其年聲聞尤著。兩君才華富麗，嘗合刻所作爲朱陳村詞，名重禁中，流傳海宇，嚮往之者實繁有徒。然竹垞好使典，不免於碎；其年好使氣，不免於率，究非大家。求其戞戞獨造，足爲冠冕者，其納蘭性德乎。而顧貞觀曹貞吉抑其亞也。性德字容若，滿洲正黃旗人，康熙朝權相明珠之子。雖生席紛華，聰明早達；而所爲詞，悽楚哀豔，情致悱惻，逼近南唐二主，令人不忍卒讀。此非第別有懷抱，抑亦情感獨深也。著有飲水詞側帽詞共五卷。貞觀字梁汾，江蘇無錫人。著彈指詞三卷，極情之至，出入南北兩宋，而奄有衆長。其友吳兆騫謫戍東北，梁汾嘗譜金縷曲兩闋寄之，見者無不歎爲絕唱；容若感焉，力爲納鍰救歸，亦藝林中豪俠之行也。貞吉字實庵，山東安邱人。著珂雪詞二卷，不爲閨襜靡曼之音，而氣韻自然，幽細綿麗，在方回

美成之間。要之爾時士夫善言風懷，此雖小道，尙存古意。自是以降，作者雖衆，往往文勝而意淺。若厲太鴻，汪對琴，張皋文諸家乃較稱工者。太鴻詞如其詩，有一種幽雋之美。對琴名棣，江蘇江都人，有春華閣詞生峭之致，奧折之趣，蓋與太鴻爲近。皋文嘗爲詞選一書，倡言內意外之旨。其所謂上焉者亦沈鬱疏快，悱惻纏綿，惜未能全稱耳。晚近競效夢窗，然貌合神離，則摹擬之習爲之，其可觀者蓋寡矣。

清初詩人亦偶爲戲曲。漁洋詩話云：『梅村先生之通天臺，尤悔庵之黑白衞，李白登科，激昂慷慨，可使風雲變色。自是天地一種至文，不敢以小道目之。』然世俗所流傳，則以孔東塘之桃花扇，洪昉思之長生殿爲極盛。其次則李笠翁之十種曲。東塘名尙任，字季重，自署雲亭山人，山東曲阜人。所演桃花扇共四十四齣，借侯朝宗與名伎李香君之情事，以寫明末興亡之恨，亦激昂，亦纏綿，故能膾炙人口。昉思名昇，浙江錢塘人。以太學生學詩於漁洋，頗著才名。因白香山長恨歌演曲五十齣。初成扮演，置酒高會，名流咸集。時尙在國恤，或以上聞，遂與趙秋谷並遭斥革。然自是朱門綺席，酒社歌樓，莫不奏之云。笠翁名漁，浙江蘭溪人，寄籍錢塘。著曲十種，曰風箏誤，愼鸞交，奈何天，憐香伴，比目魚，意中緣，玉搔頭，蜃中樓，巧團圓，凰求鳳：皆喜劇也。詞采明淺，滑稽動聽，流俗多用之。以言文學，則去桃花

扇長生殿遠矣。

爾後惟蔣心餘之藏園九種曲最著，曰一片石，空谷香，桂林霜，四絃秋，雪中人，香祖樓，臨川夢，第二碑，冬青樹。大抵根據事實，演以寄慨。短者數齣，長者或數十齣。典麗婉轉，不矜才使氣，自有一種蓬勃茂盛氣概。而空谷香尤足爲代表作品。餘如舒鐵雲之缾笙館修簫譜亦饒有古致。陳文述舒鐵雲傳言：『鐵雲能吹笛，鼓琴度曲，不失分刌。所作樂府院本脫稿，老伶皆可按簡而歌，不煩點竄。』則周美成之流亞矣。道咸以降，皮黃盛行，譜曲者乃不數數覯。

王靜庵有言：『我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若牡丹亭之還魂，長生殿之重圓，其最著之一例也。』此則我國舊戲曲思想之通病，吾人所當領會者也。

十　結論

綜觀清代文學，有大異於前者三事焉：一曰：文字學之修述。我國造字，原本象形，後世孳乳，音義，代有變遷。夫殊方異言，古今異解，不通訓詁，則古書不易卒讀。且申說事理，必賴夫詞。人事日蕃，詞亦愈夥：詞富則意易達，詞窘則意常窒。而詞之基本爲字，不通字學，則文不精切，不能行遠。吾儒所以貴博學而多識也。後進頹廢，不務博習，不究字義，學殖荒落，文章譾陋，所由來也。至清代漢學大師，考古之績，越度前代，探求聲音訓詁之義蘊而一一董理之，於是文字之讀解，奫然有當於吾心，古今間隔，洞然大啓。若據以行文，確切之詞，俯拾卽得。故曾滌生氏嘗欲以戴，段，錢，王之訓詁，發爲揚班左國之文章。惜乎！其未有所就耳。

二曰：文法學之創作。夫無論何種文字，其範字以爲詞，規詞以爲句，積句以成文，必有其公認之律令，遵之則合，違之則乖，所謂文法是也。我國文字形成一種公式，爲時已歷二三千年：雖古今遞變，

略有不同，而大致相去，不甚懸殊。然論文之書盈千累萬，率皆侈談篇章，語多表象。即偶涉單字，亦僅分別虛實而止。自王引之作經傳釋詞，而虛字之作用始明。自馬建忠作文通，而約定俗成之文法以立。承學之士，於以考見古文古語之成例，而無扞格不通之虞矣。（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遊學法國，歸而仿泰西格剌瑪之法而作文通十卷。）

三曰新體文之初興。自唐宋以來，古文家之所以自重其文，莫不曰文以載道，文以經世。然求其實際，則其所謂載道者，無非稱道仁義道德，以自附於聖賢之徒。而非能樹義析理，有條成貫，以成一部著述也。其所謂經世者，無非論議得失成敗，以自騁其縱橫之辨，而非能覈論政事，訂議典憲，以裨家國建樹也。其所孳孳講求者：格也律也，聲也色也，神也理也，氣也味也。旨趣所在，唯以求文辭之工，可耀觀覽而已。其不適用直與駢儷等量。自方望溪氏建爲義法，崇尙冲穆，而規模益隘，枯虛愈甚。末流沈溺，束縛拘攣，曾不少異於時藝：故古文之敝，清末而極。有識之士，起而力謀改革。適值中外溝通，新學新知，紛紛輸人。學者偶有稱述，新學名詞時見篇章。繼考歐西文字精細縝密，剖析入微，以之紬繹名理，實有大勝於我者。故屬句行文，初亦仿效其法，久乃與之俱化，而新文體遂以形成焉。予竊以

爲我國文字數千年一脈相承，至什法師等繙譯佛經，而始有別出之內典文學。佛法廣大，佛說善喻，南北朝野，並深慕仰。好尙旣專，思潮以成，文字亦汲其流而別具一種氣象。此爲第一次大變易。至清末之新文體，爲第二次大變易。然而內典文學，特殊文學也，其誦習究不出於緇徒，猶之寒流熱流，獨往獨來，不害其爲汪洋大海也。新體文學，普通文學也，其應用遍被於全民，猶之洪濤瀾汗，激蕩奔迸，無不受其震撼者，故其變易之度，又視六代文學爲獨高也。